



所當親也教煩由信
賤也賤者無壹德也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
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

不力用我是
不親信我也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

克能也
由用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

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襲也

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
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言水人所沐浴自
潔清者至於深淵

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
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切時也者小者以從

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祖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
但云祖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祖拜之爲之成
踊與此經文字多
少不同故云或曰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禮記正義殘一卷 紹熙中三山黃唐刊明印本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孔穎達等 疏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經-禮-禮記-唐
索書號 貴重-7
編號 A231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3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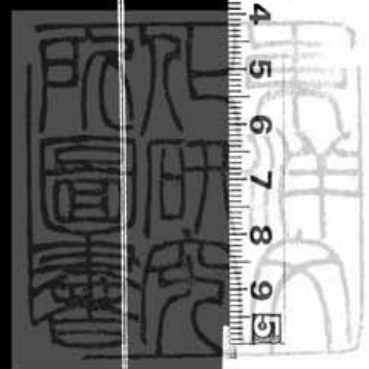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禮記正義殘一卷 紹熙中三山黃唐刊明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760 全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山心
學院
圖書

所當親也教煩由信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賤也賤者無壹德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

不力用我是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 不親信我也

見聖亦不克由聖 克能也由用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

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繫也

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謂覆及不能自理出也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言水人所沐浴自

潔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 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 切時 者小者以從

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與天命則迷

并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

淵深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

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夫民閉

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

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故君

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襲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

釋越之言屨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屨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

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

施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允當為說謂躬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

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

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

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

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變業者以其自

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

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通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通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通臣是民之道路通臣好則人從之好通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母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母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母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

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為非毀於適夫人母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母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大臣至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

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壹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去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為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

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二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為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為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弱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

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以臨之庶其漸沫若又陵
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
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
伊尹大甲之辭言無得顯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 若虞
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為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
弩牙以張也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而省
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為政
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
乃施之也 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
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為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
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
所害故甲冑起兵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
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于戈之
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 大甲曰天作
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
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者

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 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言當為告天當為先言伊尹
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
在亳西故云西邑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
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
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修德行善則能終也 若
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
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
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
也 允當為說 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傳說也
說作書以戒高宗也 尹吉至亳西 正義曰云尹吉
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為先者
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為先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
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
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也

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誥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為湯都偃師為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先正先君

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曰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

疏

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

君難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

謙退之不自為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
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唯專功爭美各自為是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
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
人惟曰怨也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
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
已是治民難也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
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
曰聽師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
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
為牙故尚書以為君牙此為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
咨今此本作資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
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

類謂比式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

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謂物

事驗也格舊法也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

衆也精或為清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

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循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眾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眾也虞度也庶眾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共知謀度若眾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鴉鳴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引之者證為政之道須齊一也

其正小人毒其正

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故君子

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

詩云君子好仇

仇匹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

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為匹也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

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利也詩云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

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

者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

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是與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

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僻之物而相遺也子

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

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葛覃曰服之無

射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疏正義曰此明

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為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

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 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締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衣或在內新時不見 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從猶隨也 故君子寡言而

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顧聲之誤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

君奭曰

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

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

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之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

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駮不用虛辭為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為本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觀當為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之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曰之者。證言當誠信也。○奭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

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立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為蓋謂天子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為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

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

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

乎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非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襲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允命曰爵

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

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

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

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

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

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



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明為人臣之法

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

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

王性行無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

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恒之人不可以為卜筮也

允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

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

之以為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

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事煩則

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

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

得其福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

人若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恒其行惡也 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偵正也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為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恒德其行惡也 注純猶至福也 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 注羞猶至人也 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為偵者此恒其德偵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

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奔喪第三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

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

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但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

而哭其禮疏正義曰此一篇摠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

亦然也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

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

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遂行日行百里

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唯父母之

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若未

也盧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

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

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三日成服拜賓送

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

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疏正義曰此一

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

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筭纏故即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筭纏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

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

成服 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事謂堂上之序東也 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 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云已殯者位在下 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襲服至哭踊 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俛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

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為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為象革帶之絞帶也且夔帶為重象革帶之絞帶為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為絞經之垂者 又哭至為數 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去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 既哭成

其喪服杖於序東正義曰奔喪者非主人則主

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

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

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

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眇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於

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

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

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

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注不升至母也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

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

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

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續統於主人也

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

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

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經下奔母之喪

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

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

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

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

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

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

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

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此隱映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

又哭至時也 正義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

待奔至入也 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為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為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

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鬢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為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為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注云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闈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

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龍衣免經于序東拜

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為母

於又哭而免輕於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父也其他則同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

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注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為父也

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

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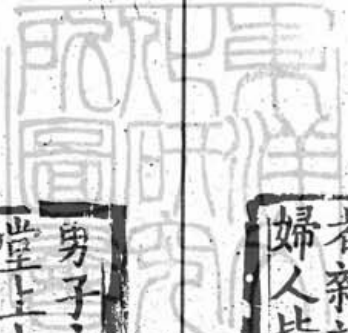
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

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纒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

更踊賓疏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注婦人至客客之

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

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髮於東序者以



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髮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

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髮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髮于室若既殯之

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髮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

人髮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纒大介曰髮者鄭注士喪禮云髮之異於髻髮者既去

纒而以髮為大紒如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

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

紒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
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

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

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

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

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

畢

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感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
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
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
歸至者也其末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為母所以

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

父之禮

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
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正

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 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

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
不得拜賓也 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

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於此日成服則
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

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
復哭也

主人至事也 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
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

是奔喪者身為主人不得待者為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
云哭於墓為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右歸則之墓

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為父母袒

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又哭至五哭。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為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壹括髮至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幾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為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

為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摠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比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龍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龍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

齊衰以

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

畢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既葬之後奔齊襄

以下喪禮但齊襄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

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

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

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

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

即位拜賓成踊者東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

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

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

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

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

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摠言袒

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為父

至字也正義曰知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

為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

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而

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

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聞喪不得奔

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

成踊襲經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

位位有擯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

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

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

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

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為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為位如朝夕哭位矣

襲經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

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為四日

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

聞父至可也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為位當須速奔今乃為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

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

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又

哭於此哭後乃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

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

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

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其在至以止

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

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

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

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

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

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

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疏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

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

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

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

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東東至而歸正義曰

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

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

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

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

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自齊衰以下所以異

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

者免麻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

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

即除此免麻者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

當謂至總麻也

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



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

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

乃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

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

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

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

亦為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若所為位

家遠則成服而往

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經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

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

謂無至乃行

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

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為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為鄭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為位此言為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為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

數朝至拜之

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

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為五哭故數夕哭為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為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

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為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

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摠明之云凡云

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摠結於上也

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贈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

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

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

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

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 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哭

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

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

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

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凡為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

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

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般禮也此所云周法也

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

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

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

廟義亦通也 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無服故但哭不為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

思與哭嫂同為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

為位而哭是於他國為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族親昏姻在異國者。正義曰此謂與諸侯

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

謂於至祖也。正義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祖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為父母之喪則

又哭三哭皆袒前。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文所云者是也。

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

北面自外來便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主人墓左西面。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

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為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

左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凡喪父在父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為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各為其妻子之喪為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

主也附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主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凡喪父在父為王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

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父沒兄

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為其妻子為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同長者主之。

者親同謂同三年暮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
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者不
同謂從父昆弟 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

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小功總麻不稅者也

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
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小功以下之喪既

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 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
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
服之親為之變也 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
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無服

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况
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

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 **疏** 正義曰此
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經論哭無

服而為位及弔服加麻也 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
與叔為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
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為之袒免故云無
服者麻也 **疏** 雖無至者麻 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

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經也云兄公
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
能為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
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

云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
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

之兄為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
而無服者麻者此是亦奔喪禮文言凡為其男子服其婦
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為其族姑
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

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
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凡奔喪

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

后拜之 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

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

踊 **疏** 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 大夫

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

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

先拜而后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

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甲故先襲而後

拜也 主人至成踊 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

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

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

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

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



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者以此經

但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為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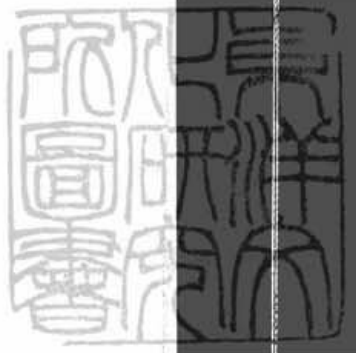
踊與此經文字多

少不同故云或曰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arranged in a grid format. The columns are empty, suggesting the text has been removed or is otherwise obscured.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